

《 論 說 》

论丰子恺的童话〈博士见鬼〉

——与日本古典落语〈捣屋幸兵卫〉及鲁迅〈祝福〉的关系——⁽¹⁾

大野 公贺

前言

本文讨论的〈博士见鬼〉是自1920年代后半期起以中国都市的新兴中产阶级为中心创作颇具个人特色的插图、小品文而声名鹊起的丰子恺（1898-1975）发表在《儿童故事》杂志第4期（上海·儿童书局，1947年4月）的作品。丰子恺后来把包括该作品在内的发表于《儿童故事》第1期到第11期（1947年1月-11月）的10篇童话和登载于《论语》半月刊第134期（1947年8月1日）的小说〈明心国〉共计11篇作品合成一册童话集，以《博士见鬼》为名出版（上海·儿童书局，1948年2月）。

童话集《博士见鬼》中的作品“原是对小朋友们的笑话闲谈”，不过对教育也有自己一番见解的丰子恺并不喜好“光是笑笑而没有意义”的故事。无论作画，亦或为文，丰子恺都以自己小时候母亲经常买来的中国传统点心茯苓糕为榜样⁽²⁾。

丰子恺在童话集《博士见鬼》的序文中写道，幼年时吃茯苓糕什么也不懂，只觉得很好吃，年稍长方才理解母亲的用意。如同茯苓糕不但甜美，且有益健康一样，丰子恺也希望自己的作品最好也不仅形式美丽，而是又有教育作用，能使精神健康。在此意图之下，童话集《博士见鬼》里的作品看似对小朋友们的笑话闲谈，其实“背后藏着一个教训⁽³⁾”。

该童话集的作品中，有几篇是根据中国及外国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改编的，而书中的第一则童话〈博士见鬼〉即翻案自日本的古典落语⁽⁴⁾〈捣屋幸兵卫〉。为了把日本江戸时代的落语改头换面成二战后的中国儿童读物、且在“背后藏着一个

教训”，丰子恺在时代设定、登场人物的性格、职业、关系等方面颇费心思。

此外，丰子恺敬爱鲁迅，曾将鲁迅的几篇短篇小说改成漫画发表⁽⁵⁾，〈博士见鬼〉中也可发现鲁迅〈祝福〉的几处影响。

本文将聚焦丰子恺的童话〈博士见鬼〉，考察他如何翻案〈捣屋幸兵卫〉、其中又隐含了何种“教训”，以及鲁迅〈祝福〉的影响。

一 〈捣屋幸兵卫〉与〈博士见鬼〉的故事梗概

（一）落语〈捣屋幸兵卫〉

首先，来简单看一下丰子恺翻案的落语〈捣屋幸兵卫〉的内容。

因喜欢发牢骚而被冠以“牢骚幸兵卫”绰号的“家主”幸兵卫每天清早不边巡视大杂院一周边斥责房客气就不顺。即便回到家，对老伴的一言一行也无一中意，不论在家还是在外，始终牢骚不断。

这时有一位看到租房广告的男子上门询问房间是否已被预约。听其职业为舂米匠，幸兵卫便将他请进屋，开始讲起往事。原来那家空出来的店面以前也是租给舂米店，幸兵卫自己在隔壁经营杂货店。经熟人介绍的妻子既漂亮性格又好，事事想着幸兵卫且勤快劳作，这样的贤妻帮衬下，生意十分兴隆。然而，妻子偶感风寒久久不愈，加上操劳过度而香消玉殒。

临死前，妻子托言倘若自己有什么三长两短，希望幸兵卫续弦自己的妹妹。起初坚称绝不再婚的幸兵卫后来也依照妻子的恳切之愿迎娶其妹。这位妻妹的姿色不逊姐姐，同样温柔贤惠，幸兵卫欣喜自己有如此妻运。

两人结婚后一开始十分幸福，但过了一段时间妻子似乎频繁地为某事烦恼。幸兵卫觉得奇怪，询问之下妻子才说疑虑姐姐虽然主动希望幸兵卫与自己再婚，但实际上在怨恨自己，每天清早打扫佛龕后供茶时，原本朝前的牌位总是变成朝后。妹妹因为这个原因患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

幸兵卫为后妻做了新的牌位，与其姐姐的牌位并排。但第二天早上幸兵卫打扫完佛龕摆正牌位后去供茶时，之前应是朝前的两个牌位都朝后了。幸兵卫认定是狐狸搞的鬼，决定彻夜看守牌位，但一直没啥动静。天亮后隔壁的舂米店用碓臼开始舂米，幸兵卫突然发现伴随着舂米的振动，牌位也一点点地位移，不久便

朝向了后边。

故事最后，幸兵卫对前来租房子的舂米匠说，第一个妻子去世是因为寿命已到无可奈何，但第二个妻子是由于牌位不可解的位移而患上心病去世，可以说是被舂米店所害，于是幸兵卫朝舂米匠大叫：自己一直在等哪天碰到舂米匠“为妻子报仇，你在那边别动⁽⁶⁾”。

(二) 童话〈博士见鬼〉

接下来介绍丰子恺的童话〈博士见鬼〉的故事梗概。

主人公林博士是在国立大学任理学院长的研究者。曾经留学西洋，发明了一个数学定理，得到国际学术研究会的奖。回国后结婚，其对象王女士在大学学的也是数学，成绩十分优良。两人十分恩爱，未料到结婚的第二年，妻子忽然患上伤寒，生命危在旦夕。林博士劝解心知延命无望呜咽哭泣的妻子，发誓假定妻子去世，自己也永远不再结婚。不久之后，妻子便撒手辞世。

妻子死时是阴历年底，林博士前年后忙着办丧葬，无法顾及自己的悲伤。后来渐渐地哀悼也淡然了，林博士逐渐感到独居生活的寂寞和不便。起初铭记对妻子所发的誓言，即便亲戚朋友劝其续弦也坚决不续。后来心念一转，对死去的妻子守信无益有碍，甚至想到为了不让生前深爱自己的妻子在地下不安，或许再婚更好。作为科学家，林博士“根本不相信有鬼的”。

此后，林博士从亲戚朋友介绍的女性中挑选了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李女士，在前妻王女士的葬礼后几个月，即清明过后再婚了。李女士循规蹈矩，非常贤淑，当一个著名学者的太太最为合格。两人情爱，又是很深。但不久林博士每逢欢喜的时候往往忽然敛住笑容，若有忧色；晚上又常常吃语，语音悲哀沉痛。在李女士的屡次盘问下，林博士才坦白自己在前妻临终时曾起誓永不再娶，现在因背弃誓言而对前妻心怀歉意，忧苦难耐。

李女士一听，大为惊骇。循规蹈矩的她以为失信背约是一大罪恶。而且李女士又是“半旧式女子”，即虽然接受了现代教育，但仍旧为旧式道德和思想所束缚，“不能完全破除迷信”。李女士疑心丈夫的忧愁和梦呓都是前妻的鬼魂在作祟，后悔与林博士结婚，以为前妻一定很妒恨自己，每天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

从此夫妻俩常常见鬼，日日不安恐惧。

到了前妻一周年忌，林博士夫妇两人请和尚来诵经，两人在灵座前虔诚地膜拜，分别祈求前妻宽恕“他的背约”和“误嫁林博士”。然而，次日早晨李女士看到灵座上的纸牌位反身向壁，惊叫一声，全身发抖。这在她看来，“明明是死者的显灵，表示痛恨他们，不受他们的道歉，不要看他们”。

两人将牌位反过来，又是虔诚地膜拜，谁知第二天纸牌位又是面向墙壁。“毕生研究科学而不信鬼的林博士，这回也信心动摇起来”。第三天早晨，纸牌位又是面向墙壁，“此时林博士已确信有鬼”。从此以后，两人见鬼更多，李女士忧惧成病，到这一年的秋末冬初一命呜呼。

看着两个前妻的纸牌位，林博士重新冷静下来想“我毕生研究学术，读破万卷，从未知道鬼神存在的理由。难道世间真有鬼吗”，决定一晚不睡看到到底是什么鬼。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两个纸牌位，发现邻家农夫深夜打米、纸牌位跟着打米的声音微微跳动。恍然大悟原因在于打米的振动，林博士大声地独白慨叹：“鬼！鬼！原来逃不出物理！”、“倘使去年就发见这物理，我的后妻是不会死的！她死得冤枉！”⁽⁷⁾”

二 〈捣屋幸兵卫〉与〈博士见鬼〉

（一）〈捣屋幸兵卫〉的笑点

上面介绍了落语〈捣屋幸兵卫〉和丰子恺的童话〈博士见鬼〉的故事梗概。为了比较这两个作品，本节先来考察〈捣屋幸兵卫〉的有趣之处。

除了说话技巧引发的笑点和细节性的可笑之处，〈捣屋幸兵卫〉作为故事的有趣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导致后妻病死的忧惧对象——前妻所化身的鬼，实际只不过是打米时的振动。听众不仅被这一意外的结局吸引，而且嘲笑相信鬼和报应、最终恐惧而死的后妻是多么愚昧。这乃是对相信鬼和报应的迷信及非科学性的嘲笑，其背后则是一种自信和余裕——即便自己处于同样的立场，也决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这是对他者的愚昧的一种优越的笑。

第二个有趣之处是幸兵卫的胡搅蛮缠。幸兵卫对后来只是刚好过来租房子的路过的舂米匠叫嚣，自己第二个妻子的死赖舂米匠，现在正要“为妻子报仇”。

幸兵卫的这番强词夺理，加上平时极端讨厌不合情理的事情、大道理连篇训斥他人，与这结尾处突然莫名其妙找茬之间的反差让人发笑。

为这二个笑点做铺垫，主人公幸兵卫被设定为年轻时是贫穷房客，和第一个妻子开杂货店拼命干活存钱，后来才成为房东。

幸兵卫的“房东”这一立场，与今天的所谓“房东”不同，在江户时代既是职业也是一种身份⁽⁸⁾。当时城市制度的基层自治组织分为“町年寄、名主、五人組、月行事、家主”（日语。幸兵卫的立场即「家主」）。“房东”虽是大杂院所有者（「地主」）的雇工，但也参与维持治安、保护居民等江户的镇制，属于一种镇级官员⁽⁹⁾。据江户的镇制，房东的人数是固定的，出现空缺时可通过购买“房东股”而成为房东。所需费用根据「地主」给予的年俸和外快有所不同，不过至少需要几十两。房东的收入包括来自镇费的报酬、房客的“节日钱”等外快、以及把房客的粪肥卖给农家的所得。房东对下面的房客负有连带责任，“警察、消防、民事咨询等”在内，必须“全面照顾房客的生活”。同时，房东也有权挑选房客或要求其退房，对房客的日常生活和买卖提出具体意见⁽¹⁰⁾。

原本没有什么财产和后台、身份低微的幸兵卫通过积攒杂货店的收入买下“房东股”，当是需要超乎寻常的勤勉、节约，以及努力达成这一目标的坚强意志和自我要求。在〈捣屋幸兵卫〉开头，幸兵卫对房客提出过分琐碎的警告教训，这作为当时的房东是极为理所当然的。幸兵卫牢骚不断，引发听众的笑声，但同时这些场面也反映其认真的性格和责任感。幸兵卫被塑造成无趣认真的谨严人物，他越是搬出大道理絮絮叨叨地训诫房客和第三任妻子的小过错和失误，就越凸显出最后一幕的强词夺理，引发听众的大笑。

（二）幸兵卫和林博士

〈捣屋幸兵卫〉中，幸兵卫向前来租房的舂米匠讲述自己的往事；而〈博士见鬼〉中，林博士的不幸遭遇由第三者来叙述。弄清鬼的真面目后，博士也只是一个人慨叹自己的愚昧，对诱发这一事态的农夫并无怨言。

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捣屋幸兵卫〉第二个笑点的关键在于，幸兵卫对只是前来租房的素未谋面的舂米匠喋喋不休自己的往事，听众也在期待故事往后如何

发展，这时幸兵卫突然似乎理所当然地迁怒于其，莫名其妙地强词夺理。而〈博士见鬼〉没有上述场面，所以〈捣屋幸兵卫〉的那种荒诞笑点也不存在。

丰子恺在翻案〈捣屋幸兵卫〉时，利用的是其另一个笑点，即相信鬼和报应的愚昧。〈捣屋幸兵卫〉的登场人物都是市井庶民，而丰子恺将〈博士见鬼〉的登场人物全部设定为在大学修得现代学问的知识分子，这乃是为了强调这一笑点。

〈捣屋幸兵卫〉的主人公幸兵卫与〈博士见鬼〉的林博士不同，知道后妻害怕前妻作祟也不以为意，亲自确认妻子的牌位转向后边后也未以为是前妻鬼魂作祟而恐惧。不过，这决不是因为幸兵卫比林博士更理性、不信鬼和迷信。身为“房东”这一镇级官员，幸兵卫应通达世事，不过他怀疑牌位的移动是狐狸的恶作剧，可见也和江户时代的众多庶民一样，并未完全脱离迷信和非合理性的思考。

虽然幸兵卫未否定鬼本身的存在，但他之所以并不畏惧妻子的鬼魂和鬼魂作祟，是由于其再婚并非自身的意愿，而是妻子的恳切愿望，甚或可以说，幸兵卫自信一直活得光明正大的自己没有道理遭前妻或其他人的怨恨或作祟。既然自己问心无愧，即便是鬼也不足可畏。

而林博士自己主动向生命危在旦夕的妻子发誓永远不再婚，但不到几个月就和李女士结婚，生活在违背誓言的罪恶感中。因此经常做噩梦，看到前妻的鬼魂。林博士年轻时留学西洋，后在国立大学当理学院院长，然而在鬼面前科学家的知识和理性全无用武之地。

而且，结婚的经过在这两个作品中也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幸兵卫是依照前妻的意愿而与妻妹再婚的，和前妻的婚事也是别人介绍，两桩婚事都不是幸兵卫自身决定的。而在〈博士见鬼〉中，不管是与前妻的婚事和誓言，亦或与后妻的再婚，林博士的行动全都基于自己的意志，这象征林博士是价值观不同于旧社会的新时代的人。前妻和后妻都是林博士从众多女性当中选择、恋爱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林博士苦于自己违背同前妻的誓言，并使得后妻陷入不幸，身处双重罪恶感。

(三) 后妻们的苦恼和罪恶感

〈捣屋幸兵卫〉中，畏惧前妻鬼魂的是应前妻、也是自己的姐姐之意与幸兵卫再婚的妹妹。与〈博士见鬼〉不同，是在前妻恳请之下的再婚，照理说妹妹应该得到姐姐的感谢，没有做过任何触怒或引起姐姐怨恨的事情。但尽管如此，为何妹妹无法摆脱对姐姐鬼魂的畏惧呢？

话说回来，幸兵卫的前妻为什么在临死前强烈希望幸兵卫与比自己“年轻，容貌出色”的妹妹再婚呢？幸兵卫当时表现犹豫，前妻这么恳求：

“反正，现在有了这么多财产，你一定会结婚的吧。”

“不，我不结婚——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好女人”（中略），“不，那不行。这样吧，与其让你和我不知道的女人结婚，不如把我妹妹当作我好好待她吧⁽¹¹⁾”。

前妻无法忍受自己的丈夫、以及自己与丈夫两人辛辛苦苦积攒的财产落入素不相识的女人手中。

而另一方面，〈捣屋幸兵卫〉一点也未触及允诺再婚的妹妹是何心情。不过幸兵卫谈起自己新的婚姻生活十分自满——“啊，真是感激不尽。这世上再没有人比我运气更好了——前一个妻子一心为丈夫着想，不知辛劳地干活，人有天命，她去世后，又照其嘱咐娶了其妹。这妹妹又年轻干活又勤快，善解风情，我真的是太幸运了⁽¹²⁾”。可见妹妹和幸兵卫的结婚生活一开始也是平稳幸福的。不过，和幸兵卫的结婚生活越幸福，妹妹就对死去的姐姐越过意不去，越可怜姐姐。清早，妹妹看到姐姐的牌位朝向相反，一开始也并不太在意。估计是因为她从未想到姐姐会怨恨自己。

但是，连续好几天看到牌位朝向移动，妹妹也开始思索起原因，终于认定一定是姐姐妒恨自己的幸福。虽然与幸兵卫再婚是姐姐自身的强烈恳求，不过回想起来，那也反映姐姐一直到临死前都不愿对自己的丈夫和财产放手。自己如今轻轻松松地得到两者，过着幸福的日子，姐姐在阴间当作何感想？光想到这些，妹妹就惊悚不已了吧。

而在〈博士见鬼〉中，和林博士再婚的李女士虽然是在大学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新一代女性，但思想上依然受旧式道德束缚，是“半旧式女子”。尽管违背向前妻发下的誓言的不是李女士而是林博士，李女士在与林博士再婚前完全不知道

有此约定，李女士还是懊悔自己的再婚，一直责备自己。从知道林博士在前妻临终前所发的誓言后，李女士就处于不安恐惧中，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使得她看到前妻鬼魂的便是她自身的懊悔和自责之念。既然结婚当时一无所知，李女士原本毫无罪过。但对像李女士那样带着“半旧式的”想法、重视世间规矩惯例的女性而言，毁约乃是“一大罪恶”，虽说不知，但自己结果成了丈夫的共犯。

〈捣屋幸兵卫〉和〈博士见鬼〉里的两位后妻自身都没犯任何罪过。但是，尽管如此，她们都自责，并终于畏惧前妻的鬼魂而死。幸兵卫的后妻对自己的幸福是以姐姐的死为代价、李女士则对自己让林博士违背约定而感到责任和负罪感。导致两人死亡的都是罪恶感。幸兵卫的后妻对自己的姐姐、也即前妻深感愧疚，这从人的心理来看是可以理解的。而李女士的罪恶感不是来自对前妻愧疚，而是毁约这一罪过。如前所述，李女士十分注重遵守规矩和约定。为了让与前妻素不相识、原本并无必要自觉有罪的李女士感到自己的罪孽，丰子恺将其定位为顺从的“半旧式女子”。

或者说，旧时代的东洋女性一般不针对背叛自己的男性，而是怨恨自己对立面的女性，这也许也是产生后妻恐惧心理的原因之一。小泉八云翻案出云地区的传说而创作的小说〈被违背的约定〉中，一个武士在前妻临终前向其发誓决不再婚，但因为他是长子，结果再婚，嫉妒之心难平的前妻的鬼魂诅咒杀害了后妻。因为这是一个鬼故事，最后前妻的鬼魂实际现身，撕下了后妻的人头，结局恐怖。不过在有关再婚的毁约、前妻的鬼魂、以及后妻之死这些地方与〈捣屋幸兵卫〉和〈博士见鬼〉十分相似。〈被违背的约定〉中，前妻的怨恨针对的也不是违背约定的丈夫，而是毫无罪过的后妻。对此，小泉八云在最后以同告诉自己这个故事的友人有这么一番对话：

‘这真是悲惨的故事’，我对讲述故事的朋友说道。‘如果想复仇的话，死去的女子应当复仇男子才对’。

朋友回答，‘男人这么想，不过，女人可不这么想’。

的确，朋友所言不假。⁽¹³⁾

(四) “舂米”

使两位后妻陷入恐惧、最终死去的所谓鬼魂，实际上乃是邻家舂米的震动。在此意义上，舂米这一行为在故事的发展上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不过〈捣屋幸兵卫〉和〈博士见鬼〉在这一行为的主体、时期、理由等方面存在差异。

首先，〈捣屋幸兵卫〉的行为主体，是将糙米用臼碾成白米的零售店、舂米店，又称「捣屋」或「米屋」（日语的说法）。当时，进入江户的米当中，幕府和各藩的米由批发商转给掬客。而将米碾成白米销售的舂米店这一业种的确立是在明历年间（1655-57）⁽¹⁴⁾。舂米时的震动和声响好像十分剧烈，当时的川柳也有不少描述舂米店地面震动的作品。

而在〈博士见鬼〉中，舂米的是住在林博士隔壁的农夫。舂米店每天清早舂米，而林博士家隔壁的农夫们则在冬至前后的深夜劳作。幸兵卫和林博士发现鬼魂真相的时间分别在清早和深夜，这源自舂米店和农夫舂米时间的不同。

〈博士见鬼〉中，前妻死时正是阴历年底。林博士在第二年冬至请和尚来为她诵经做周年忌，从次日早晨起，前妻的纸牌位总是反身向墙，由此导致后妻忧惧成病，到第二年的初冬一命呜呼。林博士在那年冬至设了两个纸牌位，举行法事。关于这个法事，文中作“照例又祭祀⁽¹⁵⁾”，为何冬至的法事是“照例”呢？就此，来看看中国冬至的风俗。

在中国，自古以来冬至便作为仅次于春节的重要节令，朝廷祭天、朝贺，民间供奉祭祀祖先、向家长进酒、拜贺师长，盛大活动应接不暇。冬至如此受重视、且有与春节相似的风俗，其理由在于“古代生活习惯（将冬至作为一年生活的结束和开始）的遗留”。之后，随着清朝的灭亡，冬至时朝廷的活动也就不再举行，民间祭祀祖先的习俗也日渐衰微⁽¹⁶⁾。

鲁迅的小说〈祝福〉里，记述了冬至日祭祀祖先的场面⁽¹⁷⁾。丰子恺的故乡桐乡和鲁迅的家乡绍兴都属于浙江省，丰子恺的父亲（丰镛）是举人，和鲁迅的老家一样皆为读书人家庭，因此丰子恺自身应该也有同样的祭祀经验。“祝福”，指的是旧时除夕日在江南一带举行的迷信活动，向神和祖先供奉被称作“福礼”的三牲（一般为鸡、鹅、猪）的肉和用于放生的活鲤鱼，感谢一年平安。第二天到了新年，除了“福礼”，还供奉“果盘，以及乡下特有的年糕、粽子⁽¹⁸⁾”。

和日本一样，在中国年糕也是庆贺新年的吉庆食物。中国江南地区的农民在秋收结束后这一农事最闲的时期开始准备新年的年糕。为此，首先便是舂米捣粉⁽¹⁹⁾。

从江南地区留存着这一风俗和上述冬至的传统来考虑，〈博士见鬼〉中邻家农夫因为“很勤谨”、所以在冬至前后做夜工打米的设定有点奇怪，农闲期间准备新年的年糕才更为自然。丰子恺的〈博士见鬼〉为何出现农夫在冬至前后连续几天打米的情景，现阶段尚不明朗。或许可以说，这种设定是为了描写在举行祭祀的冬至的次日第一次注意到纸牌位朝向改变的林博士夫妇此后每天都碰到同样的不可解现象、越来越恐惧的情形。

三 丰子恺所隐藏的“教训”和鲁迅的追问

（一）翻案与丰子恺的“教训”

第二章考察了丰子恺在写作童话〈博士见鬼〉时如何翻案落语〈捣屋幸兵卫〉。简单总结的话，除了江户时代的日本和二战后的中国这一时间地点的设定、以及与此相关的细微不同之外，主要有如下三点不同之处。

首先，幸兵卫和林博士再婚的经过及对象不同。幸兵卫是应前妻的希望而与妻妹再婚的。包括对象的选择，这一再婚不存在幸兵卫自发的意志，为此他对前妻没有些许负罪感。而林博士尽管主动向前妻保证决不再婚，结果自己决意续弦，自己选择了李女士。既然这一切都是基于自身意志的自发行为，其责任也就必须自己来担负。这一连串的责任和无法转嫁给其他任何人的思虑，沉重地压在现代知识分子的林博士身上，再婚后一开始就处于阴郁的情绪中。

其次，两位后妻的意识不同。幸兵卫的后妻对前妻所怀抱的是源自抱歉和怜悯的负罪感。而李女士则因自己成为犯下毁约大罪的丈夫的同谋而产生负罪感。两者在负罪感这一点上相同，然而具体内容有很大差异。

第三，结尾不同。〈捣屋幸兵卫〉最后，幸兵卫迁怒于仅是前来租房的路过的舂米匠。幸兵卫怀疑牌位的移动是狐狸的恶作剧，从未以为是前妻的鬼魂所为。这与其说是因为幸兵卫不信鬼，毋宁说是因为他对前妻没有负罪意识。而也许是后妻对前妻的恐惧心理的影响，林博士较早就畏惧前妻的鬼魂，后妻死后重

新恢复冷静和理性。最后恍然大悟真正的鬼魂是打米的振动，博士愕然慨叹，一切都逃不出物理，自己和后妻一直未发现，而迷惑于鬼和报应等迷信和非科学性的思考。

如本文开头所述，丰子恺不喜欢“光是笑笑而没有意义”的作品，用心创作给读者以良好影响的作品，其故事背后往往隐藏着“教训”。那么，丰子恺在〈博士见鬼〉里到底隐藏了什么“教训”呢？这“教训”，便是故事最后博士慨叹的、被迷信和非科学性思考所迷惑的愚昧。

（二）丰子恺的佛教信仰和对迷信的否定

众所周知，丰子恺是佛教徒。不过他十分厌恶为追求佛教信仰的因果报应而进行迷信的佛教行为、以及徒具形式的礼拜、念佛、素食等“所谓‘信佛’的人⁽²⁰⁾”。丰子恺的故乡浙江省原本便是佛教兴盛的地区⁽²¹⁾，丰子恺在晚年所写的童年回忆里记述了孟兰盆节的施饿鬼法事和“谢菩萨”等的情形。“谢菩萨”又称“拜三牲”，是一种向菩萨供奉猪头、鱼、鸡以祈求病愈的民间信仰，丰子恺自己也曾拜过几次菩萨⁽²²⁾。在中国，1910年代后半期到19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打倒迷信和否定宗教本身的活动，佛事和民间的宗教仪礼被视为迷信而废除，各地掀起破坏寺院的行动。不过在丰子恺的童年时期，迷信和民间信仰还很兴盛。

1914年到1919年，丰子恺在浙江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当时正是对民间信仰和宗教的攻击批判最为猛烈的时期。正因为自己幼小时也经历了各种民间信仰的仪式，丰子恺的反抗心理越发强烈，此后终生对民间宗教仪礼和迷信的信仰、以及利用民众之无知的僧侣持蔑视态度、极端厌恶。

此后，跟上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恩师、1918年出家的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1880-1942）的影响也有关系，丰子恺1927年接受了弘一法师主持的佛教皈依仪式。弘一法师将丰子恺领进佛教，但其教导不重在研究佛教经典和对其语言的理解，而是重视念佛和素食。弘一法师希望通过这些实践，丰子恺能体会佛教的奥义，完成修行之道，但这与丰子恺对佛教的关心方向并不相同⁽²³⁾。佛教

皈依仪式当时，由于家人遭遇众多不幸、再则担忧中国的将来，丰子恺在精神上已走投无路。为寻求解脱才皈依的佛教，但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对迷信和封建风俗持否定态度的丰子恺需要的，不是念佛、素食等实践行为，而是自己能够信服的理论解释。

这方面的教益，得自弘一法师的友人、最早向出家前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传授佛教的儒家马一浮。马一浮告诉丰子恺，决定人之境地的是心，为此护心比什么都重要，从而解救了对佛教和人生都陷入错乱状态的丰子恺。

1938年11月，疏散到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的马一浮赠给同样疏散到宜山的丰子恺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节：

“华严偈云，心如工画师，能出一切相⁽²⁴⁾。予每谓君，三界唯心⁽²⁵⁾，亦即三界未⁽²⁶⁾画⁽²⁷⁾。”所谓“三界唯心”，意思是三界的现象都是心的幻影。丰子恺对马一浮的这一教诲深感赞同，自身也一直提倡重视心的活动的“护心主义”。在〈博士见鬼〉中，林博士和李女士所看到的前妻的鬼，正是他们的心所催生出来的幻影。

（二）对鲁迅〈祝福〉的致敬

如上所见，丰子恺的〈博士见鬼〉（1947年）翻案自日本的古典落语（捣屋幸兵卫），而同时还可发现它有可能受到鲁迅〈祝福〉（1924年）的影响。本文第二章第四节提到，鲁迅的〈祝福〉里有对中国江南地区冬至祭祀祖先的描写。而丰子恺在〈博士见鬼〉中特意写到冬至祭祀，可能也暗示了对〈祝福〉的一种致敬⁽²⁸⁾。

接下来先简单了解一下〈祝福〉的故事梗概⁽²⁹⁾。〈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二十六七岁时，比她小十岁的丈夫去世，因婆婆要强逼改嫁而逃了出来，到鲁镇的鲁四老爷（叙述者“我”的四叔）家里做工。祥林嫂干活勤快，鲁家很是满意。但终被婆婆找到，卖到深山里被迫改嫁。祥林嫂贞洁观念强，起初用尽一切办法抗拒，但不久儿子出生，过上了安稳幸福的生活，这对祥林嫂来说恐怕是平生头一遭。

然而不久，第二任丈夫死于伤寒，孩子也被狼吃了。走投无路的祥林嫂再次

回到鲁家干活，但是过年的“祝福”和冬至的祭祖，不要说祭品，连饭菜也不允许她沾手。在鲁四爷看来，祥林嫂两次丧失，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她碰过的饭菜“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³⁰⁾”。改嫁前，祭祀的准备“是最能表现祥林嫂勤勉与能力的工作⁽³¹⁾”。尽管如此，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不许参与祭祀准备，这对祥林嫂是一个重大打击。对此，丸尾常喜这么论述：

“能参与准备祭祀，可以实际感受到自己确切无疑地连在共同体给予保证的幸福末端上，虽说只是帮忙，能参与祭祀，毫无疑问意味着自己是由祭祀被祭祀关系所组成的坚固单位的集合体——社会的一员⁽³²⁾”。

回到鲁家那年，叫来帮忙准备“祝福”的柳妈恐吓祥林嫂“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中略）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祥林嫂十分恐惧。为了赎改嫁的“大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祥林嫂听从柳妈的劝说，用去所有财产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祥林嫂以为捐了门槛就可赎罪，神气舒畅。但这心灵的轻松未能维持多长，“礼教徒鲁四爷”不吃这套赎罪理论⁽³³⁾，祥林嫂依旧不能参加冬至的祭祖准备。祥林嫂从这时开始变得“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死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不久就被鲁家撵了出去。

〈祝福〉从叙述者“我”时隔五年碰见祥林嫂开始，那时“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的祥林嫂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吞吞吐吐地回答“也许有罢”。祥林嫂接着追问“那么，也就有地狱了？”、“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祥林嫂之所以问“我”这些问题，是因为“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但是，“我”无法圆满回答祥林嫂的问题。因为鲁镇的人“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³⁴⁾”。

正因为知道祥林嫂“被两种相反的‘希望’撕裂”、对她而言“连死也不得安生”，我才无法简单地回答灵魂有无的问题。然而，对祥林嫂来说，死后的灵魂这一问题，“是她临死前一定要弄清楚的‘紧要问题’⁽³⁵⁾”。和我谈话后的第二天，祥林嫂悄悄地死去了。“我”想，像祥林嫂那样，“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³⁶⁾”，于是“也懒散而且舒适”起

来了⁽³⁷⁾。

虽然细节存在差异，但从鲁迅的〈祝福〉可以看到再婚、迷信、罪的意识、死者的魂灵、再婚女性的死等与丰子恺的〈博士见鬼〉共通的地方。林博士和他的两位妻子都是接受了大学教育的都市知识分子，而祥林嫂则是农村的文盲女性。林博士为了前妻而主动发誓决不再婚，而祥林嫂顽拒改嫁的理由是贞操观念。按鲁四爷的儒教思想，再婚失节的祥林嫂是“败坏风俗”的、被嫌恶的存在。不过，第二任丈夫和孩子相继死去，这不幸让人们暂时忘记了她的“罪过”，祥林嫂自身一开始也不怎么为此烦恼。

林博士和后妻李女士是在意识到违背誓言的罪过之后，开始看到前妻的鬼魂。而祥林嫂胆怯鬼魂，则是在被柳妈恐吓改嫁是件“大罪名”、为赎罪捐门槛，结果依然不被宽恕之后。也即，祥林嫂知道了人们只不过暂时忘了自己的“罪”、或者说装作忘记，自己永远不可能被宽恕。柳妈被请来作祭祀的帮手，但“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杀鸡，宰鹅”一概不管。祥林嫂改嫁前姑且不说，过上幸福的再婚生活后不再把再婚当作“大罪名”，然而柳妈让忘掉“大罪名”的祥林嫂意识到罪恶感，劝她去土地庙捐门槛，这柳妈的言行正是丰子恺所厌恶的“所谓‘信佛’的人⁽³⁸⁾”。

林博士和李女士心怀罪恶感，因此生出前妻的鬼魂的幻影。祥林嫂的恐惧是被鲁镇的人们和当时的社会强加的。祥林嫂是旧时代未受教育的女性。李女士则接受了新式高等教育，不论是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家庭环境的意义上，她的条件都是祥林嫂无法比拟的。不过，在被旧式的价值观、社会观念、常识所束缚，陷入迷信和非科学性的思考，无法逃离不合逻辑的想法，放弃独立思考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林博士最后虽然恢复了理性和冷静，但仍无法挽救为不存在的鬼担惊受怕的李女士。在此意义上，林博士和李女士，以及祥林嫂，都是旧时代的价值观、社会观念和迷信的受害者。

祥林嫂先后失去两任丈夫及孩子、孤苦伶仃，最后又被鲁家赶出，可以说她是被鲁四爷所象征的儒教概念否定、柳妈所代表的民间信仰和佛教、道教的世界所疏离、然后又被宗族所拒绝的孤独的人。祥林嫂向“我”询问灵魂的存在和死后的生活，就是因为这一孤独感，而“我”无法明快地给出答案也是为此。对祥

林嫂来说，相信灵魂的存在和死后的世界既是希望，也是恐怖。“我”只能暧昧地回答祥林嫂的问题，是因为了解她身处的过于严酷的现实。二战后，像祥林嫂那样为现实所苦的人也许已大为减少。但是，在社会观念和常识前迷失自我，被迷信和非科学性的思考左右的人在现代也绝不在少数。

《博士见鬼》中，林博士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耽于迷信的愚昧，换言之，即强调怀疑既存价值观和常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丰子恺在《博士见鬼》中通过刻画即便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倘若放弃思考，也有可能成为祥林嫂那样的受害者，以此来向新时代的孩子们呼吁不被社会观念和常识束缚、用自己的脑子论理性地进行思考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也是丰子恺代替《祝福》中的“我”，面对现代的祥林嫂、以及社会提供的一个回答。

结语

丰子恺在哪儿接触到古典落语《捣屋幸兵卫》，目前尚不明朗。丰子恺的后人所有的丰子恺的藏书里也有落语集⁽³⁹⁾，由此可推测丰子恺也许出于了解日本文化或学习日语的目的，而对落语产生兴趣。虽然现已无从查找，但也不可否定丰子恺曾藏有收录《捣屋幸兵卫》的落语集的可能性。而周作人也喜欢落语，经常去说书场听落语⁽⁴⁰⁾。留学当时，东京有很多说书场，落语作为庶民的娱乐盛极一时，丰子恺或许就是在东京的说书场听到《捣屋幸兵卫》。总之，丰子恺对这一作品留下深刻印象，用它来向孩子们传达被旧时代的价值观、常识和社会观念左右的愚昧。

而且，被旧时代的价值观、常识、社会观念所束缚、随心而动、陷入错乱世界的林博士和李女士，虽然时代和立场与《祝福》的祥林嫂不同，但在以自己的意愿放弃自由这一点上，实际上是相同的。

林博士和李女士的不幸其实与祥林嫂、以及祥林嫂周围的鲁镇人们的不幸是相通的。他们都是陈旧价值观和常识的受害者，而从这些价值观和常识都来自他们的内心这一意义上，又都是加害者。而丰子恺在马一浮的教导下，比起人的行为本身、更为重视其背后的内心活动。对他来说，如同厌恶为了因果报应而执行佛教仪礼的“所谓‘信佛’的人”和民间信仰的信者一样，主动放弃内心的自

由、将之交予社会观念、常识、迷信，也是作为人不能被宽恕的行为。

（本研究是在“东洋大学井上圆了纪念研究补助”的帮助下完成的。）

注

- (1) 这篇论文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9册（2016年3月，67-96页，「豊子愷による落語の翻案童話「化かされた博士」について」），并参考在 The 2nd East Asian Translation Studies Conference (July 10, 2016, “The Bewitched Doctor”, a Children’s Tale adapted from Japanese Rakugo by Feng Zikai) 发表时与会专家的意见加以修改。
 - (2) 丰子恺〈吃糕的话——代序〉，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259页。
 - (3) 同上。
 - (4) 落语是江户时代的日本产生并传承至今的一种传统“相声”，特征之一是故事最后一定会“掉包袱”。
 - (5) 丰子恺于1949年在香港的波文书局出版了《绘画鲁迅小说》，收入鲁迅8篇短篇小说，其中包括〈祝福〉。其它7篇为〈孔乙己〉、〈故乡〉、〈明天〉、〈药〉、〈风波〉、〈社戏〉、〈白光〉。该书之后还在上海的万叶书店（1950年）等几家出版社刊行。丰子恺还著有《漫画阿Q正传》（北京·开明书店，1939年）。
 - (6) 川戸貞吉、桃原弘編『五代目古今亭志ん生全集』第3卷，弘文出版，1978年，104-112页，268-269页。
 - (7) 丰子恺〈博士见鬼〉，前揭《丰子恺文集》第6卷，260-265页。
 - (8) 江户时代，大杂院（日语为「長屋」）的所有者叫做「地主」、「家持」（日语）。大多是大商店的店主和工匠头、师傅，消防和水道等摊派的费用自己负担，大杂院的管理则雇用“房东”。歴史群像編集部編『時代小説職業事典 大江戸職業往来』，学研教育出版，2009年，265頁。
 - (9) 当时，世袭制的三名「町年寄」管理镇里的一切事务，一个镇或数个镇配置一名「名主」，在「町年寄」的指挥下，处理民事诉讼等。「名主」下面由镇里的房东组成「五人組」，轮流决定每月的例行活动，处理实际的镇内事务。
- (275)

- (10) 渡边信一郎『江戸の職業事典』, 東京堂出版, 1997年, 45頁。
- (11) 前掲, 川戸貞吉、桃原弘編『五代目古今亭志ん生全集』第3卷, 109頁。
- (12) 同上, 110頁。
- (13) HEARN, Lafcadio, “Of a Promise Broken”, A Japanese Miscellany. Charles E. Tuttle Co.Inc. of Rutland, Vermont & Tokyo, Japan.1970, pp.19-30.
- (14) 林秀年『落語で味わう江戸の食文化』三木書房, 2013年, 62頁。
- (15) 前掲, 丰子恺〈博士见鬼〉, 263頁。
- (16) 中村喬《中国歳時史の研究》, 朋友書店, 1993年, 443頁。王人湘著、鈴木博訳『図説中国食の文化誌』, 原書房, 2007年, 96-98頁。
- (17)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 20頁。
- (18) 周作人〈祝福的仪式 彷徨衍义(2)〉,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1952-5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359-360頁。周作人〈祝福 百草园(85)〉, 前掲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1951), 744-745頁。且, 周作人还介绍, 放生鲤鱼是考科举的读书人家的特有风习, 源自登龙门的故事。
- (19) 王静著、池上正治訳『中国慈城の餅文化』 勉誠出版, 2012年, 10頁、85頁、97頁。
- (20) 丰子恺〈佛无灵〉, 前掲, 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5卷, 706-707頁。
- (21) Berme', Geremie. An Artistic Exile: A Life of Feng Zikai (1898-1975).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160.
- (22) 丰子恺〈放焰口〉, 前掲, 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 729-732頁、736-741頁。
- (23) 弘一法师自身阅读大量经典, 而且有很多关于律学的著述, 如《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四分律含注戒本讲义》、《南山道祖略谱》。不过, 就修行的方法而言, 比起理论性的理解, 他更重视实践, 指导丰子恺和信徒念佛和素食。
- (24) 马一浮诗中的“华严偈”, 指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9〈夜摩天宫菩萨说偈品第十六〉〈唯心偈(六)〉的“心如工画师 画种种五阴 一切世界中 无法而不造”。参照 <http://21dzk.l.u-tokyo.ac.jp/SAT/database.html>: 大正新脩大藏経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大方廣佛華嚴經』(Text No.0278) Vol.09卷0465c26-27: 2015年9月27日。
- (25) 这里的“三界唯心”出自《华严经》十地品第六现前地的经文, 特别是八十华严的“三

界所有，唯是一心”，与“心外无别法”成对句。意指三界（由欲界、色界、无色界三个领域组成，指轮回生物往来的整个世界，被认为是不断轮回的苦海）的现象都是心所描绘的幻影。

- (26) 丰子恺《教师日记》（万光书局，1946年，23页）中，不是“未”，作“唯”。
- (27) 丰子恺〈教师日记〉（1938年11月14日），《宇宙风（乙刊）》第19期，1939年12月16日，809页。
- (28) 关于丰子恺将〈祝福〉改编成漫画，请参照注解5。
- (29) 前掲，鲁迅〈祝福〉5-23页。
- (30) 同上，16页。
- (31) 丸尾常喜『鲁迅「人」と「鬼」の葛藤』，岩波書店，2000年，225頁。
- (32) 同上，226頁。
- (33) 同上，233頁。
- (34) 前掲，鲁迅〈祝福〉，7页。
- (35) 前掲，丸尾常喜『鲁迅「人」と「鬼」の葛藤』，232頁。
- (36) 前掲，鲁迅〈祝福〉10页。
- (37) 同上，21页。
- (38) 柳妈除了佛教，还信奉道教、儒教、民间信仰。不过从不是从教义和宗旨出发，而只是关心因果报应这点来看，与丰子恺厌恶的人同义。
- (39) 落语原本由“落语家”在被称作“高座”的舞台上表演，其文字化的剧本也有贩卖。丰子恺的小女儿丰一吟家中藏有丰子恺喜读的『名人傑作落語集』第7卷（名人傑作落語集刊行会編，清教社，1940年）。但不清楚此书的来源。
- (40) 周作人〈日本的落语〉，前掲，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1936-37年），135-140页。周作人〈学日本语〉，同上《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1958-62年），354-356页。

—おおの きみか・法学部教授—